

筆乘自序

曩讀書之暇多所劄記萬曆庚辰歲友人取數卷刻之絳藏巾笥中未出也迨牽絲入仕隨所見聞輒寄筆札尋以忤權見放棄逆之跡不皇檢括散軼者十有五六

安政十改



頃卧園序蒼埃漫漶不復省
視久矣筠州謝君吉甫見而惜
之手自排續并前編合刻之以
示同好余觀古今稗說不啻千
數百家其間訂經子之譌補史
傳之闕網羅時事綴輯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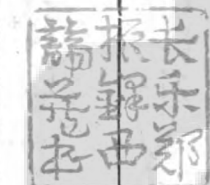
不謂多取而膚淺杜撰疑誤觀
聽者往有之余尚欲投一枝於
鄧林間哉願國家之典制師友
之激言間有存者當不以余之
鄙而廢也在覽者擇之而已
萬曆丙午春日焦竑書於所居

之所賞齋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仲修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
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
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
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
曰公頗讀論語否卽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

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

但終非真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

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憤憤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申棖

論語申棖鄭玄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棖卽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臆亦作瞭檟亦作檟鎗亦作錄六字並音鎗皆諧聲字也棖亦音棖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鵲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

明矣。說文：駟，廐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駟，主之并總。主六駟者爲七駟也。卽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則駟爲掌廐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

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貳豨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鵲巢之應也。賈誼

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鶯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二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

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
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
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
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
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
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

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
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
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
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
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
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
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
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
止孔子條為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此字為
二朽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
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
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
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
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
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
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

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
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
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
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
姤九四包失漁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
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
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饗
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匕

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七。鬯
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
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象
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
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
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
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
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
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
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
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
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
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
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

言路憂而
人倚場地

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畊督戰爲本。不自知其敝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

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靡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劇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劇上。注音摩厲也。剗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恠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

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干逕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

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鞞塉薨弘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爲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

誤

咎繇鐘繇二繇同音

古尚書臯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鐘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鐘會曰何以望君遥遥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爲由誤

敖誤爲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

魚氏筆乘 卷一 十四
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

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怕雨爲狂爲惡也况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其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

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
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
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
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
伏字大外嚮又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

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劬
從大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
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
府猶或譌異况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
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
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
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

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
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
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
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
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
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者邪
人參贊

極樹枝也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故韓翃
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
為韭感百陰為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
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
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白
雲來

太白詩誤

集天筆集 卷一

北延知切
橋圮同

太白詩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授書圮上注圮音怡楚人謂橋爲圮二字不應複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禿節

魚氏筆乘 卷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禿盡海西
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公冶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
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
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
雀語云喞喞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
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
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

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
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
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
志自僂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
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
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橈氣與天通床降賈子
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歛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歛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惺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

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我不知今日我又
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漪漪毛注云澳隈也筮王芻也
竹篇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筮竹一草名其
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漪漪入竹事
誤也按傳曰淇衛筥箛又曰淇衛之箭又下淇園
之竹以爲楛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

自古而然詩曰綠竹漪漪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
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簧
如簧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
漪漪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
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露服
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

角氏筆乘 卷一
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
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
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
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
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
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
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

益見古語之妙

煮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
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
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
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
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

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
場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
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
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鐘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
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
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
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
失若裁作方盤領卽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
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卽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
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
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濶而後狹又肋
下兩縫向前或剪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
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
吳子行閒居錄

一錢

阮孚曰持一阜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婺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

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弃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畜久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

今君弃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
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
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
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
采蕭采艾又爲一意矣豈興而比詩意亦不嫌其
複邪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八蜡

禮八蜡先畷一司畷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
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

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
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祀神
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
澤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雝獨斷載祝詞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與禮文少異

不識一丁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
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

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賣文爲活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脩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脩附名。脩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卽其書可知矣。賣文爲活。段湛事。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籜。則何取乎。隕從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實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頽落。斯得其義矣。

師古注誤

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慎爲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爲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束脩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

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間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竒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
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
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
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
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
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夷門歌

右丞夷門歌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出晉段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
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己出所以爲妙

纏讀如戰

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
行滕卽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
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岳武穆詩

鄱陽巍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巍
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

魚氏筆乘 卷一
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
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不載此因筆記之

杜詩重用字

杜送田四弟將軍離筵罷多酒空醉山翁酒一詩
用兩酒字右丞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
馬用兩馬字豈一時趁筆之過邪

就用薛璩語入詩

後山云子美懷薛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予

謂卽今者舊無新句共釣查頭縮項鱖亦用浩然
語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鱖

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詠以出納五言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
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
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房中歌七
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爲傳會是矣
用脩乃謂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

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謂
七始詠詠卽韻也此說甚非七始本志自有定說
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而別自爲解豈未見
漢書邪且切韻起於近世而謂舜時有之尤舛

召康公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
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史篇召公名醜奭豈其
字邪抑奭醜字相混邪

老安少懷

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
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
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
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
三子亦以此

匏瓜

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

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子桑伯子

劉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
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
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
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
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
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

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

子庸說孟子

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卽知其政聞先王
之樂卽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
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
也此說遠勝傳注

桑穀

史記桑穀共生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故王羲之
傳云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觔窮萬穀之皮斂

無半分之骨穀構穀谷穀叨今多混

誠明

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宗廟廡庫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注謂廡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

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服制考詳序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

也
此即誠

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
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
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喪服有以恩服者
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
也義者婦爲舅姑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
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
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
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已之妻有娣
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

美于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總
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
嫂弟婦恣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
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
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
年兄弟之妻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不知古者子
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
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
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

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其文孔氏不喪出母

古人謂斷之矣古人之

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曰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其於義辨之審矣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往往於出母嫁母猶欲持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故儀禮於出母爲父後者則無服豈聖人制禮顧教人以薄哉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

此孟子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宋郭稹幼

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

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等奏

聽解官申心喪又張永德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

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稹與元

與永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

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磨滅

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讓出之者爲非而不論見出

者之罪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而忘視死父爲

魚氏筆乘 卷一 三十四
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爲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日衰也

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

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以禮葬斬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邪抑從孟子耶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

禮者不覺
於後

意親姑反爲此禍固遣歸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
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語人曰此我
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耳子朗時爲郎
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
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
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
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遂絕噫朗非不知母
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害
義如此若朗者真能自裁者也

事見後漢書注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
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
已之恩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
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爲朋友
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
服往哭之况於師乎宋儒黃幹於朱子之喪服加
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
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

魚氏筆乘 卷一 三十一
於白巾經如總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間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幙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

濁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律書濁者

觸也白虎通瀆者濁也漢書潁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罄濁以酒爲喻或作殷突或作糊塗並非

鳥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盡心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憊不之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鐘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

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其語。

摩詰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隨誤改隋

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爲隋。意義旣別。音

呼亦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
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
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
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
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偓佺對真宗云刀下
用音權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
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

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爲之立傳亦盲
矣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
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
問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
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
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
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

詭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
四極徬徬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
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
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
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
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
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
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
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

後書
大活術

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
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籠
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
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
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焦氏筆乘卷之一

焦氏筆乘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校

成心

文意入妙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真性虛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矣。今處世應酬有未免乎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未成之前則善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佛典解莊子
佛典解莊子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

向秀莊義

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爲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

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今觀其書。旨味淵玄。花爛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嗣後解者數十家。如林疑獨。陳詳道。黃幾復。呂惠甫。王元澤。林希逸。褚秀海。朱得之。諸本互有得失。然視子玄。奚啻蓋壤。希逸乃曰。欲爲南華。洗去向郭之陋。不知陋之一言。竟誰任之。

向秀注多勝語

郭象注。世說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

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其中頗多勝語。略拈一二。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曰。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曰。有情以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

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喪竭於外。曰。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曰。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曰。凡非真性。皆塵垢也。曰。哀樂生於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曰。知以亡。

魚氏筆乘 卷二
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曰。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曰。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曰。生之所無以爲身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命表事也。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未始有喪。如此類。豈後世詞人所能辦哉。呂安嘆。莊生爲不死。有以也。

外篇雜篇多假託

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爲田常。其爲假託尤明。

文中子

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
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
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
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
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
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
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
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

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
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後司空圖
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
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
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
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
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
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
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

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啟後世之疑邪。

黍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寘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

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卽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卽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

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

必於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作圖。實所未詳。不知卽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雷。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雷。回象雷形。古尊罍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

疏

哉

周破胡

齊世家卽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
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卽位諸侯竝侵
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
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
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鄼侯

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鄼侯字相似之誤也鄼七

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於鄼唐詩麒麟閣上識鄼侯按鄼在沛
鄼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
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鄼疑未深考也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
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
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
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

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堦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

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

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世
正以見砒砒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
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甲孟是。不知文
章之賓主故也。

○年月牴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
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
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旣在回之前孔子亦當
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

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
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
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
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
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
子略國朝宋景濂竝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
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
猶未生問荅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旣信壽六十二

魚氏筆集 卷二
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睢傳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

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爲後人殺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魚氏筆苑 卷二
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
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
文爲後人所殺亂者多矣古書喪真可爲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
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
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
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
遷者悉謎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會稗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
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
醫虢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
陸賈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
旣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
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

漢書真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

魚氏筆乘 卷二
謂今本諸王傳祿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

之傑今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

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贊

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着此二

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椽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卽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卽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卽今之參軍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卽今之六科期門卽

今之錦衣廷尉卽今之大理治粟內史卽今之戶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卽工部之都水虞衡尚書符節卽今之尚寶太醫卽今太醫院導官卽今儀仗司樂府卽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卽今工部鐵作局與內官監諸屬大官卽今之精膳司與內之御膳監東織西織卽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今

竝爲內官諸屬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意而今不可復矣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以垂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爲不愜

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范武子卽士會也旣

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隲無章是非。驚亂則又不可殫論矣。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剗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慎。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谷爾無渝。此盟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

煮棗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旣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薄昭書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
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師古注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
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真始給全俸今所謂比
卽初試之吏與爲真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
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
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歿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

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
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
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六尚

漢有尚冠尚衣等六尚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
尚是尚卽掌字之義也然尚字皆作上音至六曹
尚書尚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
服辨其名物卽尚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
之處帷幕幄帟之事卽尚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

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翼羽蓋卽尚輦也。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而尚書亦預焉則尚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尚書曰左右尚方則尚方之名又起于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而皆以尚爲名卽今六曹之尚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爲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尚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

橐街

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或從平聲而讀爲常如淳知解尚字之義宋百官志知尚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是蓋承譌習舛而不悟也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

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橐街闐闐
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
法司論擬宜懸首橐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
交涉而引橐街之文乎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
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
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
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

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
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二號固嘗竝稱歐公豈
未之攷與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
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
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
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
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

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
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
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
甚眾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
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
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華
蒂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茗溪

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
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
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
作缶音或俯音并無作通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
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
秀如花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
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
也

平仲君遷

魚氏筆乘 卷二
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
平樞其木理平可爲碁局故碁局曰枰唐詩芳春
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梧櫨出交趾
溫公云如馬姝俗名牛姝枰今本草有君遷又言
卽枰漆非也別有枰枰閒居賦梁侯鳥枰之枰是
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
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干寶周

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
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
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
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
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云
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
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

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
爲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爲理則在太極之先者
復何物耶余未有以難之

酎金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
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
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
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
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
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荔枝

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謂以果實勞迺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
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
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
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
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

傳者疲斃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
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昆明池詩

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
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
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
明靈沼黑水玄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
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
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
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
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
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
漢宮斜卽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
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
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
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不幸亦早世杭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曾作悲五子詩今載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綦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迴砥柱超然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

告啟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羣生化時雨
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愍遺奪我明時
輔諸子各天涯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真無勞弔
終古其二楊太學希淳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
昭曠有獨觀敏德無逡巡汎濫百家言以筏涉其
津顏淵不貳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
其真春秋二三子雅言日諄諄大小各有得溫故
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親後死將安倣哀
哀悼比鄰清風一以誦四海歸仁人其三潘睦州

絲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
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賈勇擊戎衣取賊
如菅蒯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輒自愉求
言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
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憊孤鴻有高
騫吾黨增鳴噫詩成而思善亦歿嗚呼痛哉朝言
爲人并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姚安聖人

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
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風醇
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猶相
親况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
無垠微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去去
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
起吹篳叔也逝吹塤翱翔振逢掖斯文疇輕軒仲
氏信仁只淺淺賁丘園步趨迴無因絕塵一以奔
靈臺無汨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

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
淵源與君盟歲寒翩翩胡畔援三王隱君王生好
邳邈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邁跡良自賢振衣
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
理析玄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靡交驩
昔者吾友言闕生時一斑考槃信自矢振鐸寧能
諉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願言開
其藩三人皆余石交思善從余識三人而其嚮往
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載贄字宏甫以姚

安守告歸次公天臺師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君
王汝止先生仲子名璧字宗順

宏甫書高尚冊後

宏甫解組歸巡臺劉君彙薦紳贈言爲冊題之曰
高尚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作文一首書其後其
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讀劉君高尚諸篇
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
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
郡守辛苦跋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旣倦而後去耳

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夭矣幸而不死而又博高尚之名以去不爲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尚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嘗比之匏瓜之固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過至人無尚有尚則有累渠旣深於是而猶以過自累也安在其爲知道歟噫是非或人所知也夫宏甫非高尚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尚之士也而與以高尚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黜之而

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旣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當亦無不可者若慕高尚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嫌於有其名皆累也子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而校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聞宏甫氏嬾散不事生產作業而兢兢一郡惟恐後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旦暮決去哉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

家之人亦必待既去而後信之耳而或者欲以是而知宏甫胡可得矣然則孰從而名之曰此侍御劉公意也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故借其去而以是名之云耳雖然宏甫氏若非今侍御則亦終莫之名矣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與人如棄草芥一飯之恩亦報而或與人千金言謝則耻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合於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詩而喜詩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

人己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己不好美而喜敵道己不好鬪而喜徘徊古戰場己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己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墻終日百拜偃僂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于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踈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踈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己己也故終身不肯假借於人有時暫富雖必

魚氏筆乘 卷二 二十九
可已不已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
客人召之酒則赴平生不禮貴人貴人饋之則受
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
無爭故也獨設三種度世最得祖意見上士則誇
而肆之異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積而藏之以待
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
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游遍天下無知
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并
出此相示云噫嘻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辯博多前人所未發其
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
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
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
名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
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
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
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

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以此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旣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旣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

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箎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箎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

魚氏筆乘 卷二
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
之爲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揚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
女木瓜采芻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
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
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

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
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
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
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
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
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
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
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
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

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
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
可錄也

荆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
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
向讀荆公短文數首真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
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官仲
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恠智伯國士豫讓

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
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
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
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
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
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
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
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

八司馬

荆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母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

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楊子雲始末辯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

大夫恠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拙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

魚氏筆乘 卷二
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
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
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
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
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
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二云媚莽妄可知矣
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
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
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

爲抄雄
洗濯牙
古之覓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
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
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
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
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
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
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
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
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

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達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戒殺生論

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而勇爲之。

美善

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爲異方之學。正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爲。教是未考於聖人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

至仁溫氣
澤厚乎後
不知道者而
是直癡人也

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柰何以不殺歸釋氏而
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
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
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
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
設罽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麇不用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
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
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爲祭而殺然在天子

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
肥腍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
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
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
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
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
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
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殺然天子適
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

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士不二羹。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過曰脾臄。曰鼈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日斷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饗殮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鴈之外。鼈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膏。麇麀虎兕。以下誅達犢麋。殪山之族。而醢脯之。乃至鴈腎。鴝與鴉。胖雉。牯鶩。鵠爵。鷄以下。磋及卵胎。殪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醴鮪。鱠鱮。龜

鼈。鯨鯢。蝸螺。蚌螭。細極。鮓。鮓。殪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饗餐。附會記者。則著之爲教。曰。大者爲軒。小者爲膾。燔烈。腫腳。猶未饜也。乃至薊之蓼。之芥。之蔥。之桂。之薑。之梅。之藜。之椒。之茱。之梁。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啞然笑。憾不頓四極。以爲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覩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將使鷓鳥。愀然不安。其林。穉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心。太和

之氣其不奸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爲疏毛髮爲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日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爲。聖人視喙動皆膚甲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爲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鬯。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獸不狘。鳥不獮。魚鮪不泔。四靈可以爲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嗚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啄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睢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鳥鳥爲其母反哺。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爲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麋反顧。惻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鷄將就食。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鷄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彼物豈甘

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旣日
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焰，至誣爲聖人之教，甚
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曰：子不聞伏羲氏
之王也。教民網罟，以佃以漁。王制月令季夏命漁
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然則伏
羲爲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伏羲
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健，齒角之獐，
與人爭槽而居，爭穴而處，驚驚然相搏，哆哆然相
噬也。生命之害大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

茹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
已，教以漁佃，使善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捄枵腹也。
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
德及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珍禽，
竒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
而爲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惟正之供，日昃不遑
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鼈之外，靡有竒稱。孔子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
二十品爲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

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之徵蚶於粵。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爲天地之心乎。以不殺生爲天地之心乎。如以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爲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釋氏。且夫聖人之教爲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焦氏筆乘卷之二

焦氏筆乘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爲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爲玄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竑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

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茲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

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母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感然嘆曰知人難矣柰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勵而橫遭點黷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感

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克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

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骯髒退英敏優而沈潛，詘是皆以已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并包而覆照之，梧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蓍產矣而鳥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夫梧櫟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蓍以宣以補而鳥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

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
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
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雲翳盡披
而羲暉益朗矣余不及摳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
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閣學爲其墓
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
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良字

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
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
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
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
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
隆穎脩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
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
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
急務盥冷水廼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

魚氏筆乘 卷三
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
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
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
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
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
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
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
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
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

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
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
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
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
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
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
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
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
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

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
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
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
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
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
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
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旣高古所爲又卓犖
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
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

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
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
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踈漏不敢正以視
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
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
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
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
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

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
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
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
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
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
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
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
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
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

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
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
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
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
書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
翩翩真竒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載之先
生諱灃字復宗澗澈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

私產讓之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燬焉
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
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挾一善亟稱嘆不已人
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
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忻慨今懷古一寓之
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
元鄭善夫皆郵寄賡唱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
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
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

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
故所與游者聲味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
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未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
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
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
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
忘年友予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
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塔
然自遺也予愈益恠之莫能闕已觀乎聚之言曰

先生在先劫中殆業參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
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
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尚安
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妄應之邪
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
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
脩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巳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
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
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
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
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
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
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

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醜醜三候棟花棟花竟則立夏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憤憤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銅餅詩

子美銅餅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輓轡有爲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凋落而黃金爲人所折隱然有荒頽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

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
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
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
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
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判指事陳情有
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
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
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
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

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
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
此詩終以興致為宗而氣格反為病也善夫之詩
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
而又知其敝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
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曰此叶也予
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紕又音

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達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馮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

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

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
儒徒以耳目所不達。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
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
何音。余曰。葭與犯爲一韻。蓬與縱爲一韻。吁嗟乎
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
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
叶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
兔且仇與達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
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鄠里。士女滿莊廬。
廬卽達。九交之道也。不知達亦音求。而改仇爲渠
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營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
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
而欲抱守真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塊營營而
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魄。皆可證。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

魚氏筆乘 卷三
載漢書爲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湍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臯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留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

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卽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

魚氏筆乘 卷三 十四
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
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
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
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
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
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
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
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
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澆有

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
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
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
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
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
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
以爲竒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吁二
女者卽南齊婁逞五代黃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
兩木蘭也

子京用漢書體

漢書息夫躬贊監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
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季園進妹
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
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
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
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
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
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

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于
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
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
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
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
致疾衛朔屬負茲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

意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茲立意艸一年一
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
美麥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
年諸侯稱負茲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叙武
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
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
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面中原也所
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
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
也北卽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
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昆
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
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

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
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
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
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
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
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
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國南曰積石北曰閭苑居
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
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用周公測景之法

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
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
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
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
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
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爲中耳既有表
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餘增損積筭時輒
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
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勅任豫

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巖說成光子云中天竺
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卽神州之號也
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
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荅多
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
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蔥嶺以
東水注東海達瓏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
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卽崑
崙山山海經云南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

名崑崙丘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卽崑崙山穆天子
傳云海內崑崙丘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
仞十洲記云崑崙崙陵卽崑山也在北海玄地去岸
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崙近山則西
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
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攷三教所
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光成子之說然以水與
日景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崙當爲天地之中正天
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

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爲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

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

乎冠禮三加幘頭服公服革帶納鞞執笏與此同義

六尺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爲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爲不食周粟餓於首陽爲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

集義義襲之辨 卷三 二十一
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爲夷齊之詩而據之邪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旣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

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爲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異於

依乎中庸者以此

踐形

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而不遏其味鼻欲臭而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追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音未辯其爲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蓋衡筭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槌而追槌同義楊子所謂槌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

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何其
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槌擊之追無疑又按
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
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驟卽海中大螺公輸般見
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
魯果切音裸卽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瘼蠡是也一
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
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

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
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
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
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
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
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顛頓于死生之塗

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死生。

老子本子書。漢景時始改爲經。吳闕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

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

御史中丞竇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
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
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
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
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
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
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

變邦爲國變盈爲滿變恒爲常以代之示不敢犯
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
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
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常景帝則
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
盈之恒之啟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
通爲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
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
摘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
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賢
者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墮業無行滿
盈速禍以賢爲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爲言異於人
云耳。而輒律之以儒行。責之爲聖人。不已甚乎。人
物篇云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
多盍采而編之爲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

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復乎。辨
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
編次成書鬱爲不朽若丘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
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
縮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丘明子長
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
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今李傳并
無其書且陵書爲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逆覩之乎。
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矜愚愛

憎由已稱顏子殆庶則譏其曲垂編錄不能忘私
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爲啟所誅太甲殺伊尹
文王殺季歷一以汲書爲據勇於信冢中之斷簡
輕於悖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
自云因王充之間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夫充之
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
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

世俗識真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
有其名今備疏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
謝忱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
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
項峻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
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
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
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
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

魚氏筆乘 卷三
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
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
廉陳書公師或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
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梁
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昉涼書裴景仁
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
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
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弘周書令狐德
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穎達隋書

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玄晏帝王世紀
陶弘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
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
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于令
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
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
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
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
林名士記楊雄蜀記周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

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
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蕭大園淮海亂離志和嶠
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
岐三輔決錄沈瑩臨海水土記周處陽羨土風記
桑欽水經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常璩華
陽士女記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
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楊雄家牒謝
承家語摯虞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

傳楊子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
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韋昭洞
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
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
台志恠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未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
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
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

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
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
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瞞傳
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晉後略
曹嘉之晉紀鄧燦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
晉百官名晉諸公贊摯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名
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蕭
廣濟孝子傳文士傳華嶠譜叙晉世譜杜篤新書
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
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祗隆安記滿南記荀綽冀
州記荀綽兖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
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尋陽記張資涼州
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
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五經通議文
字志文章叙錄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
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

關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
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
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
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
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資暇集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篤
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艸書曹魏時人以其
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恕
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
脩謂不如用魯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
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蒞也必獨立引
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
潭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今卽後之九歌九辯皆原

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
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
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
真有重華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
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熟讀之皆原
自爲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
爲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
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
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
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
文選截爲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
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玄雀射干

賦中三用玄雀二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
干顏籀李善竝謂俗本誤增也其二云鵠雛孔鸞騰
遠射干乃狐類其二云藁本射干乃香艸不嫌其複

也又赤犴蠓猱犀象野牛窮竒猥挺之句漢書文
選俱無之

玉樹青蔥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蔥
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
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
褒雲陽宮記三輔黃圖竝言甘泉宮北有槐樹今
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卽
子雲所謂玉樹青蔥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邪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
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珮珊
珊然耳許顛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
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
且立而望之偏是何語邪

前溪歌

晉沈琬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
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黃葛結蒙籠

魚氏筆乘 卷三
三十四
生在路上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
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
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窓獨眠抱被
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窓粗叢切雙踈工切
用韻甚古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
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騷頭等語今集中
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
花野岼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
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已句
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夜雨
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
天暮遠山清潮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
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憶車蕭散烟霞晚淒涼江
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

魚氏詩集 卷三
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
蛺蝶縈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
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哉

踏歌詞

崔署踏歌詞二首
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
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
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
笑樂暢懽情不盡着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
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
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
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臠云此詩含不盡
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
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
來董道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
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

魚氏筆乘 卷三
終始許顓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
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
甚高不爲勢利所汨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
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
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用脩云白
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
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又丁晉公
有白打大躡斯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
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
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
待夕陽方之爲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卻月觀樹
遶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
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着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幕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蔔二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

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艸。

鰕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鰕魚肥。鰕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唯魚不然鰕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鰕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爲巴鄉村村側有溪多靈壽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邨酒時邀迓嚇音如罅。莊子鴟得腐鼠鵙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缺爪牙。今自達無羽翼以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圃以爲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

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
后之姪以史與談圃參之其爲宋人無疑如唐詩
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
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
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
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
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
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弼不惟迷
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

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
贈繞朝鞭則誤以鞭爲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
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
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爲沛
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
以爲衛青放麋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麋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

魚氏筆乘卷三
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
則誤以爲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
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
詰旦爲今日裴秀異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
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
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僑爲
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

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醞
藉人也癸未讀田子秬日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
山酒經三卷乃知卽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
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璉甘露經王績追焦
革釀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
譜竇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略
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釀方一
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
略五卷皇甫崧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龜令圃芝蘭

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

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秬蘅有煮茶小品



林業茶

恭

林業茶



